



龙人◎著

出身神秘的无赖少年林渺，凭着无人能敌的勇敢
及超凡的智慧，历经千战终成一代无敌皇者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霸天

6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霸汉. 6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442-5479-3

I. ①霸…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1258 号

BA HAN 6

霸汉 6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479-3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七十四章	再创魔门	1
第七十五章	白家之秘	17
第七十六章	飘风战骑	32
第七十七章	平定平原	51
第七十八章	扬威大漠	69
第七十九章	宗室名分	89
第八十章	刘寅之死	108
第八十一章	李代桃僵	127
第八十二章	认祖归宗	134
第八十三章	济水杀机	166
第八十四章	再见爱人	186
第八十五章	泰山之战	206
第八十六章	出征王郎	226
第八十七章	巧破任城	246

第七十四章 再创魔门

“开呀!”林渺淡淡地道。

“开呀，开呀……”一旁的赌徒们也立刻起哄起来，这些人是唯恐没乱子，这种场面确实是很难得见到一回。

庄家的手都有些发抖，他竟然不敢开宝。

“怎么了，你快开呀!”林渺淡淡地道。

“我们这里不赌银票的!”庄家道。

“这可是寿通海的银票，这里不是经常有吗……?”

“是啊，寿通海的银票在你们这里也可以兑筹码的呀……!”

“你不敢开了是吗……?”“找什么借口……”

一时之间，赌徒们一齐起哄起来，他们在这里赌钱，跟庄家本来就像是冤家，此刻自然把平时输钱的窝火全都在这一刻给喊了出来。

“不赌银票，那你赌什么?”林渺反问道。

“赌现金和筹码!”庄家想了想，脸微微不自然地道。

“好，谁去把我这些银票换成筹码?”林渺淡淡地问道。

“我这里刚好有这么多筹码，借兄台用一下吧!”一个粗豪的声音传了过来，人群立刻让出一条道，一名锦衣年轻人大步来到桌子之前，一名随从用盘子端了一大盘筹码送到林渺的身前。

“哦，那就先谢过这位兄台了!”林渺将那一大盘筹码押在桌上，淡淡地问道：“可以开了吗?”

庄家的脸色变得更难看。

“开!”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出来，一名中年人掀开内堂的门帘行出，表情平静得不带半点情绪。

“总管！”庄家恭敬地叫了一声，情绪似乎稳多了，终于找到一个人为他撑腰，至少输了他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你可以开了！”林渺打量了那中年人一眼，这才盯着庄家道。

庄家的手握着宝盒，很稳，但谁都可以看出他心中的紧张。

在场的除了那送筹码的年轻人，以及林渺与那赌场的总管之外，谁都很紧张，一个个都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里面的骰子。

“大！大！大……”有的赌徒们禁不住在一旁叫，似乎这一万多两银子便是他们的赌注一般，比林渺还要疯狂。

庄家开宝，怔了半晌，四五六——大！

“大，大……！”一群赌徒们呼叫起来。

“兄台你赢了！”那送来筹码的人拍了拍林渺的肩膀，很平静地道。

“谢谢你的筹码！”林渺显得也很平静。

庄家扭头望了望身后的赌场总管。

“赔！”那中年人很干脆地吩咐了一声，然后挤身来到林渺的对面，淡淡地道：“我们赌一把如何？”

林渺笑了笑，反问道：“如何赌法？”

“随你挑！你是客，我是主！”那中年人也笑了笑，很自信地道。

“可惜你这里只有赌现金和筹码！”林渺摇了摇头叹气道。

“呵，如果你愿意的话，寿通海的银票和金票我们都信得过！”中年人道

“如此好说！那我就和你赌骰子，比点数如何？”林渺道。

“拿大碗和骰子来！”那中年人向身后挥了一下手，立刻有人送上了一个烤瓷大碗和三颗玉石骰子，恭恭敬敬地摆在桌面上。

“兄弟，他就是陈留的赌王张意，小心点……”一旁的老赌徒好心地小声提醒林渺道。

林渺笑了笑，他自小生活在天和街，那里三教九流汇聚，当然赌鬼也数不胜数。林渺和小刀六一样好赌，只是被老父看得太紧，但是虎头帮的老帮主乃宛城之中公认的赌坛第一高手，林渺却是李心湖最得意的门生，其赌技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今日的他更是今非昔比。

“一把定输赢，不过，我觉得这三颗好像少了一点，至少要拿出十二颗！”林渺不经意地道。

此话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包括那张意在内。谁也没有料到林渺居然如此之狂，还嫌三颗骰子少，居然要赌十二颗，这确实是从没有人赌过的，即使是此道中

的高手，想控制三粒骰子已经不容易了，六颗更难，九颗则是极少极少，世间很难找出这样的高手，而想同时控制十二颗骰子只怕是有手段也是无能为力了，那几乎是不敢想象的，抑或可以说是从没有人见过。而在赌场之上通常都不存在这种赌法，除非是特定的规矩，否则，这种赌法不可能上得了赌桌。

一旁的赌徒们也都兴奋起来，即使是刚输得屁滚尿流的人也都似乎忘了刚才的一切，跟在一起瞎起哄看热闹。

张意脸色变得有点难看，干笑了一声道：“这倒是很有意思，就赌十二颗骰子！”

刚才的庄家又立刻送来了九颗玉石骰子。

“请验一下！”张意客气地道。

林渺伸手将十二颗骰子一把抓起，在手中掂量了一下，随即又信手放到碗中，道：“这骰子乃是洛阳桂宛坊所出，可谓是上品。好，就这一副！”

林渺再说出这句话，张意的神色更变，便连一旁的赌徒们也讶异，这一刻他们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并不是送上门的肉串这么简单，也是此道中的行家，刚才借给林渺筹码的年轻人也有些惊讶，显示出对林渺的兴趣。

“公子果然是识货的行家，桂宛坊的玉石骰子乃天下最精细匀称之作，而且绝不会有假，这是天下公认的！”张意道。

“不错，我们就比点数，最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相信总管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当然不会有意见，不知公子这一把要赌多少呢？”张意反问。

“我身上的钱不是太多，刚赢了一万一千两现金，再加上一万一千两银票，还有一千两金票，我想就只有这么多了。”林渺说着将怀中的金票银票全都拿到桌上，还顺手掏出几颗龙眼大的夜明珠。

“哦，还有这几颗珠子，先留着吧，要是输了可以去换点盘缠好回家。”林渺自语道。

众赌徒先是大惊，后又哄然笑了起来，但一个个仍是傻眼了，两万二千两银子，一千两黄金，这是何等的豪赌，这一注确实也够惊世骇俗的。是以，赌场里的人也都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林渺刚掏出来的夜明珠也是极品，价值不菲。

许多人都不得不对这个年轻人的身份猜测起来：一个人身上带着如此之多的重金，确实也够吓人的，要知这么多银子金子足够平常人好好生活几辈子。

张意神色是一变再变，今日的赌局倒是他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是对方显得太深不可测。

“哈，真是痛快，不知这位兄弟可否让我搭上股？”那刚借筹码的年轻人拍了拍林渺的肩头道。

“难道你不怕我输吗？”林渺淡淡一笑，反问道。

“钱财嘛，身外之物，但图一个痛快而已！”那年轻人洒脱地道。

林渺笑了，道：“如果你愿意就押进来吧。”

“我的钱也不多，加上那一些筹码只不过一万五千两而已。”

“哇……”赌徒们又是一片嘘声，因为又是一个富公子，一万五千两银子还说太少。

“好！就加你一万五千两！一共是三万七千两银子外加一千两黄金！”林渺肯定地道，旋又向张意道：“一把定输赢，如果谁掷出的点子是无法超过的，那下家便不能再赶，如果不是最大便可以任意赶；点数相同再掷，点数最小算输。你若不同意，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参考！”

“我没问题！”

“那谁先掷？”那庄家问道。

“张总管决定，我不在乎谁先掷！”林渺自信地道。

“你是客人，自然是你先掷了！”张意故作大方地道，他不相信有人真能够操控十二颗骰子，更不会相信林渺会掷出“至尊无敌”，毕竟这不是三颗。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林渺平静地笑道，说话间便已抓起了那十二颗玉石骰子，掂了掂，便悠然地撒落在那烤瓷大碗之中。

顿时所有的目光都凝于大碗之内。

“今南北匈奴正在作战，此际前往漠外，只怕易生枝节！”胡世提醒道。

“但是这一千匹战马乃是为王郎的入侵所准备的，不能迟缓，尽管此际南北单于正在交战。我们只不过是贸易之人，只要小心谨慎，应该不会有何问题。”小刀六肯定地道。

“那这一切便只能小心了，主人还是不要亲身犯险，这次便由属下代劳好了。”胡世诚恳地道。

小刀六不由得笑了笑：“我答应耿老板，会亲自去一趟，关内仍有很多事需要你去处理，何况我还没有看够塞外的风光，想再去游历一番，看看漠外的形势如何！”

胡世见不能劝阻小刀六，便只好作罢，但又忧心地道：“任大小姐同行，会不会……”

小刀六见他欲言又止，不禁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没人阻止得了她，除非城主立刻赶回，否则在信都就只有她最大了！”

胡世也不由得同情地笑了，任灵的刁蛮他也是见识过的。对此，他只能对小刀六抱以同情。

“你立刻去通知苏氏兄弟，让他们准备好明日与我一同出关！”小刀六道。

骰子旋转，牵着每一颗心都跟着旋转，不断地有停下来的，但随即又会被其他的撞翻。

三个六，四个、五个……九个、十个……只剩下最后两颗骰子仍在大碗的边缘旋转，众人都已经习惯了呼喊：“六，六，六……”

已经出现了十个六点，这已经使张意的额头之上出现了汗迹，至少表明他的对手有控制十颗骰子的能力，如果说这一切只是巧合的话，那这个巧合也巧得太让人吃惊了。

“啪……”那两颗玉石骰子在碗边相互撞击了一下，各翻了几翻，撞得另几颗骰子晃了晃，停下时是两个六点，但却有一粒骰子被撞翻了，翻成五点。

“哇……”所有的人都发出惊叹，十二颗骰子，十一颗六点，一颗五点，这简直是个奇迹，如果不是那倒撞而回的一颗撞翻了这个点数的话，那便将是“至尊豹子”，张意连掷的机会都没有。

赌场之中的每个人都愣愣发呆，他们知道这个点数将意味着什么，那便是张意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够胜这一把，而且唯有一个点数才可以胜林渺。可是张意能掷出“至尊无敌”吗？几乎没有人对张意抱有信心，毕竟这是十二颗骰子而不是三颗或者是六颗……

张意怔怔地望着那大碗，他不知道林渺是故意留给他一个机会还是其技术尚差了一点。但他却知道，自己想将这十二颗一点手脚都没做的骰子控制得这般好，仍做不到，他知道自己今天是遇上了行家高手。

那借林渺筹码的年轻人也极吃惊地望着碗中的骰子，神情之间尚有点难以置信，他倒不在乎这一把所赢的一万五千两银子。

“轮到你了，如果你能掷出‘至尊无敌’，你就赢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林渺很平静地道，似乎根本就没把这足足有五六万两的银子放在心上。

赌徒们不敢吵了，谁也不敢在这种时候惹张意发怒，他们知道张意绝对不是好惹的。如果他输钱的气出在他们身上，那可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是以这种时候他们唯有保持沉默，但心神却仍系在那大碗中的骰子上，尚未自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只是，他们的目光已全都锁在张意的脸上，当然，他们也发现了张意额头之上的汗珠。

张意毕竟是赌场上的高手，一个真正的赌道高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很快冷静下来。他看不出林渺耍老千，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在他的眼皮底下耍老千。所以，他很快冷静了下来，并没有伸手向碗中抓骰子，而是朝一旁的庄家道：“到账房开三万

七千两的银单和一千两黄金的单子去库房取钱!”

庄家脸色一变，不由得叫了一声：“总管!”

张意止住庄家的话头，不悦地道：“你没耳朵吗?”

庄家只好去了。

“张总管准备认输吗？你还有机会呀!”那立于林渺身旁的年轻人笑了笑问道。

张意坦然道：“献丑不如藏拙，这一把是这位公子胜了，公子赌技已是神乎其神，张意自问不如，自然只有认输一途了!”

“你倒是很爽快，那好吧，记得赔我一千两金子和三万七千两银票就是，以及这位兄弟的一万五千两。另外，把我的这份筹码换成寿通海的银票吧，我可不太喜欢现金，那太重了，搬起来很不方便!”林渺悠然道。

“没问题，公子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兑现都可以，我通豪赌坊绝对能做到!”张意不无傲然地道。

“那最好!”

此时一名伙计走到张意身旁，在其耳边低语了几句。

张意听罢向林渺笑了笑：“我们东家想请二位公子到后厢一叙，还请赏脸!”

“哦?”林渺不以为意地应了一声。

一旁的赌徒们立刻识趣地散开，不由得为这两个年轻人惋惜起来，他们自然知道得罪了赌场老板的下场，要不然赌场养这么多闲人岂不是白养了。

“这位兄台也要去吗?”林渺朝身边的年轻人指了指，向张意问道。

“当然，我们东家请的是两位!”张意很坦然地应了声。

“那就请带路吧!”那年轻人很自若地道。

.....

“欢迎二位的到来，坚覃公子居然肯光临我这小小的赌坊，真是我通豪赌坊的荣幸!”

林渺与那年轻人一走入内厢，便看到厢房上首一老者极有风度地道了声，而在老者身边静立着八人，如一根根铁柱般，巍然不动。

“坚覃?”林渺心中暗惊，不由得扭头望了一下身边的年轻人，立刻想起了任光曾经评说过这个人，还说此人豪气干云，今日一见，倒也颇有些气派，难怪能对金银如此淡漠。

“适逢其会，我有一个朋友前些日子在这里幸得周老板指教，今日是想顺道来谢恩的!”坚覃淡漠地笑了笑，说话间也不等招呼，便径直坐到那老者的对面。

“哦，贵友不知是何人呢?”那老者淡然问道。

“东岳剑派的岳无尘!”坚覃道了声。

“哦，是他呀，他在我们这里输光了钱，还伤人闹事，我们也只是被迫才出手的!”老者稍有些意外，但仍很平静地解释道。

“所以，你们就砍了他握剑的三根手指?”坚覃冷笑着反问道。

老者并不为之所动，道：“老夫说过，我们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的，如果知道他是公子的朋友，我们必以礼相待!”

“是吗?据我所知，是你们这里有人用了假骰子，所以他才出手的!”坚覃道。

“坚公子说笑了，我们通豪赌坊在这里已有近二十年，从来都不曾有过出老千的记录，想必公子所知有误吧?”张意道。

“当时在场的并不只有岳无尘一个人，还有许多赌友，我想即使是某一个人会误说，但是绝不可能每个人都误说同一种答案。因此，今日我只是想来向周老板讨回一个公道!”坚覃不屑地道。

“如果坚公子要这样的话，那可真是遗憾，这位想必是你请来的朋友吧?”老者依然很平静，打量了林渺一眼道。

“我们是朋友，但却不是他请来的，而是不请自至!”林渺终于插上了一句。

“哦，听说刚才公子掷出了十一个六点带一个五点，可知公子的赌技确已达到了超凡脱俗之境，不知该如何称呼?”老者很客气地道。

“过奖，我不过是一介江湖浪子，只是凑巧追击一个人至此而已，于是手痒便来赌了两把!”林渺漫不经心地道。

“这么说不是与坚公子一道而来了?”张意问道。

“那有什么区别吗?”林渺反问道。

“这只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事，谢谢这位兄台的好意!”坚覃打断林渺的话道。

林渺并未回应，反而向那老者道：“我想向东家打听一个人。”

“哦，公子想要问什么人呢?”

“在一炷香之前去了燕尾巷穷儒堂的人!”林渺淡漠地道。

那老者脸色急变，但很快又平静下来，故作不解地问道：“这又是个什么人?”

“一个老板心知肚明却又不想告诉我的人!”林渺的身上泛起一层淡漠的寒意，使这初夏的季节竟多了几分秋日的清冷。

“我不明白公子此话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明白的!”

“一炷香之前，你们有谁到过穷儒堂?”老者向身边的问道。

立于内厢的人皆摇头，老者不由有些忿然地转向林渺道：“他们今天都没去过燕尾

巷，自然不会知道有什么人到过那里，公子的话让人费解，是不相信老夫吗？”

“这位公子，我们东家敬阁下是一个人物，但请不要如此逼人太甚！”张意也有些不满地道。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林渺冷冷道。

“看来两位都是来找麻烦的，我周传雄一生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倒也从来都不曾少惹麻烦，如果二位决意如此，我也只好相陪了！”那老者冷冷道。

“我很遗憾你的决定！”林渺吸了口气道，旋又扭头向坚覃笑了笑：“现在，这里便不只是你的事了！”

“如果有人硬要插进来，我从不反对多一个伙伴！”坚覃也笑了。

“咚……”门帘全被掀开，自门外迅速走入近二十名壮汉，而林渺与坚覃顿陷其中。

林渺和坚覃却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对视着周传雄，面上依然挂着淡漠而沉吟的笑，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重围之中。

“老夫并不想有这样的结果，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坚公子乃是江湖名流，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希望二位只是朋友！”周传雄把玩着手中的一对铁胆，深沉地道。

“是不是朋友，选择并不是在我，而是周老板，我只要周老板交出那砍下岳无尘三指者的一只手，和这位兄台所要找之人的下落，一切都好说！”坚覃仍很平静地道。

“我们说不到一块！”周传雄道。

“那也只是命！”林渺极冷地说了一句。

“也许是命，今天居然有两位年轻俊杰同时找上门来，这可真是一件幸事！”周传雄吸了口气道。

与此同时，坚覃和林渺突觉座下的椅子一动，竟弹出几个铁扣。

林渺急欲弹起，但是这铁扣弹起太过突然，而且速度快极，发觉之时竟已经手脚被扣，身子顿被定在椅子上。

“卑鄙！”坚覃被扣住，不由得怒骂道。

周传雄与张意不由得大笑，道：“江湖之中，对敌人本就要无所不用其极，何谓卑鄙？相较来说，仅指手段而已！”

“哼，原来你们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辈！”坚覃不屑地道。

“我们自然是鸡鸣狗盗之辈，你们一个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年轻豪杰，一个是名满天下，如日中天的泉城城主，我们这种小人物又如何能与之相比呢？”张意也不无揶揄地道。

“哦，你就是泉城城主林渺？”坚覃大感意外地扭头反问林渺。

林渺悠然一笑，道：“是的，正是林渺！”

“想不到能与林兄一起赌这一把，看来也不算是浪费此行了。”坚覃笑了，似乎全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一般。

“可惜却是一起输了一场！”林渺也不由得笑了。

“输和赢并没有什么分别，痛快才是最重要的！”坚覃道。

“果然是坚覃，只要痛快连死都不怕！”周传雄赞道，旋又将目光投向林渺，讥笑道：“都说泉城城主机敏过人，才智武功超卓不凡，但今日一见，似乎让我有点失望！”

“看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林渺漠然道。

“进入通豪赌坊之中而我们不知身份的人很少，而像你们这般天下闻名的人物，若还不识，那我们还用道上混吗？”张意道。

“看来这里是天魔门的分舵应该不会错了，在穷儒堂中杀人的凶手也是你们的人没错喽？！”林渺反问道。

林渺此话一出，周传雄的脸色微变，却很平静地道：“看来你知道得还真不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能留你了！”

“选择我作对手，也许是你今生最大的悲哀！”林渺突然笑了一笑，很诡秘地道。

周传雄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林渺的手和脚已自铁扣之中如泥鳅般滑了出来，仿佛其中无半点骨头。

当一边的其他人惊觉时，林渺身前的桌子已经一分为二，同时剑出鞘，无影无踪，仿佛亘古便定格于虚空中某处，然后破空，便已到达了目标。

周传雄的反应速度确实也极快，在桌子裂开的那一刻，他手中的两颗铁胆已经射出，但是却只是落在了林渺的剑身之上。

横于虚空的剑是软的，软得像是一条充满张力的灵蛇。

铁胆本来的目标自然是林渺，但是却在自林渺剑锋边擦过之时被剑身改变了方向，而射向立于两旁的二十名通豪赌坊的护卫。

周传雄退，连人带椅一起退，便像是自光滑至极的冰面上滑过。

周传雄身体后滑，他身后的八人立刻出剑，剑如八片花瓣在虚空之中绽开，但是林渺的剑带着那分裂成两半的桌子，组合为一种张狂如风暴般的剑涡，以林渺自身为中心爆发！在那花瓣般绽开的剑花之中炸开！

两半桌子顿时化成细碎的木屑，在九柄利剑之间飞舞。

惨叫之声迭起，在那木屑飞舞的同时，林渺的剑也割开了两人的喉咙，更将两片碎木击入另两人的体内。

于是，剑花一绽即灭，就像星星之火，却无燎原之势。

林渺已如风般穿过了八人剑阵，以极速逼向那飞退的周传雄。

“哗……”周传雄身前突地爆开了一张大网，以极大的冲力罩向林渺，而在网之顶的楼板下竟垂直射落十余支利箭。

“小心——”坚罩也吃了一惊，这不太起眼的小屋之中竟然处处设有机关，让他有些意外，也有点惊讶，但是他却无法帮上忙，他可没有林渺那种瑜伽奇功。

林渺的瑜伽功虽然并不能算是很精纯，但是用来在危急之时逃命或是给人以致命一击却还是可以的，而在这种时刻，瑜伽功便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林渺骤退，退比进更快，更突然，他竟在刹那间又撞回了那四名未受伤的剑手之中。

箭矢落空，便在那张网快落空的时候，却有人飞入了网中，不只一个，而是两个，两名被林渺突然撞回猝不及防的剑手。

大网触人即收，就在大网疾收之时，林渺的身子已经自网边穿了过去。他似乎是一心一意要擒住周传雄，所谓擒贼先擒王，只是周传雄比他想象的还要狡猾。

周传雄的确狡猾至极，身子疾退，便撞上了后墙，而与此同时，后墙裂开一道门，如巨兽之口，周传雄便被吞没其中。当林渺赶到时，那扇门已经合上了，他本想击开这道门，可是却没有人愿意给他时间。

张意的刀已经如划开天际的流星般横空而至，林渺只好还击，抽身以最快的速度还击！

“叮……”张意连人带刀跌了出去，他与林渺之间的功力相去太远，根本就无法阻止林渺的攻击。

但遗憾的是，这内厢之中并不只有张意一人，还有二十余名身手不弱的剑手。如果这房中只有张意一人的话，那么他可能已经死了。

张意没死，因为这里并不只有他一人，那二十余名剑手已以极速冲杀而至，都欲将林渺剁成肉泥，所以每个人出手极狠、极快，当然也是不让林渺有机会追击周传雄。

“叮叮……”林渺如芭蕉挡雨一般，剑在虚空之中划过一抹光盾，触盾之刃皆弹起。

在二十余柄剑弹起之时，光盾顿化成一抹残虹或是追月的彗星，直破入那群剑手之间。

“叮叮……呀呀……”一阵脆响之中夹着几声惨叫。

林渺的剑如炸开的烟花一般，在那群人之间爆散，割裂了他们握剑的手。

没人能阻止林渺的剑和人，而剑与人最后炸开之处却是在坚罩的椅子上。

“叮叮……”铁扣在剑锋之下裂断，剑气更割开了那张大椅。

坚覃一声低啸，挣脱而起，尽管脚上仍系二扣，但双掌已经插入了两名扑上来的剑手胸膛之中，然后以血淋淋的手疾速扳断脚扣。

林渺的剑在坚覃的周围织起了一堵环墙，密不透气的墙，直到坚覃自己扳开脚扣，这堵环墙才崩溃，崩溃成星星点点零碎而错乱的光斑，挟着丝丝锐啸，以茫然之势弥漫了整间小屋。

惨叫再一次传开，能够在林渺剑下找到感觉的人几乎没有，快得无与伦比，奇诡得有些古怪，但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够杀人。

能杀人的招式才是好招！

林渺的招不算好招，但却够仁慈，他没杀人，只是挑破了这些人握剑的手，让这群人的剑洒落一地，像是一地破碎的自信，抑或是一地苦涩的无奈。

“哗……”地面突然裂开一个大洞。

林渺和坚覃大惊，只好冲天而上，直撞屋顶。

“轰……”屋顶碎裂而开，两人带着纷如雨下的碎木冲上了二楼，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急促的箭雨。

二楼，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却洞开着十数扇窗，而每扇窗的窗外都备有数张强弓硬弩，这一阵箭雨便正是为林渺二人所准备的。

林渺和坚覃原本以为他们撞开屋顶便可以见到太阳，根本就没有料到等待自己的，居然是这么多的弓箭手，而且还只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极热闹的楼房之中时，那些箭矢已经逼入身前三尺之内。

林渺与坚覃各以自己为中心，若陀螺一般旋转而起。既然存在，便必须面对，所以林渺和坚覃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活下去。

棋痴说过，抗争是上苍赋予人类的本能，但每个人的抗争能力又有所不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本能。

林渺和坚覃发挥得淋漓尽致！

箭虽多，虽疾，但并未能对二人造出多大的伤害。

“啪啪……”林渺与坚覃挡开箭矢的同时，那十数扇窗疾速关上，屋子之中竟陷入一片黑暗中，只有刚才他们破开的那个洞口内依然透出一丝光亮。这二楼之中，居然连一扇小门也没有，只有那十数扇密不透风的窗。

“哐……”正当林渺惊愕之时，只觉得脚底下一阵轻震，再传出一声脆响，那个破洞之下竟然有一层铁板快速合上。

“不好！”坚覃叫了一声，身形迅速向其中一扇窗奔去，同时一双铁掌沉沉地印在

窗板之上。

“砰……”窗板未碎，而是发出了一声极沉的闷响，竟是厚铁板所做成的窗子，反将坚覃震了回来。

林渺的剑却刺在二楼的墙上，但是回应的结果却是同样的。在木墙背后，竟是铁板，这是由整座铁板封闭起来的楼阁，抑或只有这一层才是铁板所筑之物。

连试数处，其结果都是一样。此刻，林渺倒有点怀念起送给戚成功的刀来，若有龙腾在此，这层铁板并不能奈他们何，可是这一刻似乎并不能对这铁楼造成任何伤害。

林渺已经可以肯定，这必是天魔门的分坛，只有天魔门才喜欢弄这样的鬼名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陷身天魔门的机关之中，上次只是以诡计得以侥幸逃脱，而这次还会有这么幸运吗？

“看来我们是成了囚犯了！”坚覃无可奈何地道。

“我想应该是这样，幸好还有你给我做伴，不是太寂寞。”林渺耸耸肩道。

“要不要试试头顶之上是什么东西？”坚覃又问。

“我有点担心信心受挫。”

坚覃望了二楼楼顶一眼，身形疾速腾起，如旋动的风车般直冲而上。

“轰……”一层泥土木屑纷纷碎裂，如雨般落下，粉尘呛得让坚覃有点受不了。

坚覃落下，有些沮丧，他没有击开楼顶，因为在木板的夹层依然是一块极厚的铁板，反而双手震得有些麻木，落地之时，却被木屑粉尘呛得直咳嗽。

林渺身子闪到一角，避开这飞洒而下的尘末，无可奈何地道：“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大笼子，他们可真是花了一番心血，如果我们这么快便将它破坏了，岂不是太对不起他们的这一番美意？”

坚覃也只好跟着苦笑了笑，在这种时候林渺还有心情开玩笑，倒让他有些佩服。

“江湖中盛传泉城城主年少英杰，乃罕见的奇才，更是极富个性，看来倒也不假，只不知他们的这一番美意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坚覃道。

“大概要到我们饿得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的时候吧，那时对他们来说，比较安全。”林渺想了想笑道。

坚覃微错愕，但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任光有点意外，邳城都尉熊业居然到信都来找他。

任光不觉得自己与熊业有什么交情，而与邳城的往来也因王郎的崛起而减少。此时邯郸最为紧迫，邳城都尉却来到了信都，当然，出于礼仪，他不能不见。

熊业的神情有些疲惫，但一双眼睛却依然很亮，微胖的身体倒颇有几分福态。

“邳城熊业见过太守大人!”熊业在殿上行了一个大礼道。

“熊大人这么急来信都是所为何事呀?”任光很淡然地道。

“熊业此来,只是想太守所辖之地避难。前日邳城已降于王郎,下官与王郎素来不睦,因此只好带上家小避至信都,此特来向太守大人请安!”熊业不无怏然道。

“邳城在前日降于王郎?”任光吃惊地问道。

“不错,叶计与王郎联手,逼戴高交出兵符,下官无能,只好苟且而逃,还望太守为下官做主!”熊业道。

任光眉头微皱,王郎本已有了邯郸坚城,如今又有了邳城这处于清漳河对岸的城池,等于是断了清漳河上游的水运,而且得了邳城便等于得了魏郡。如此一来,王郎就等于是拥有了赵魏二郡之地,其势之大,较之河北其他的任何一支义军都要大。

当然,这一切可能与王郎这许多年来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因此,一起事便后来居上,得赵魏二郡。

“给熊大人看座!”任光淡淡地道,旋又向熊业道:“熊大人为邳城都尉,相信对魏境的地形了若指掌吧?”

熊业笑了,道:“太守大人说的是,我这次离开邳城,就带来了魏境的地图和兵力分布图,我不想这些落在王郎手中!”说话间自袖中抽出一卷帛纸绢书。

立刻有人接过送到任光的案前。

任光打开稍稍一看,顿时大喜道:“熊大人做得好!大人可以安心在信都住下去,我会让人给你们安排一个宅院暂住,待他日收回邳城再说!”

“谢太守!”熊业喜道。

“好热!”坚覃突然说了一声。

林渺伸手在脚下的楼板之上按了一下,不由有些惊怒地道:“他们在楼下架起了火炉!”

坚覃脸色一变,苦笑道:“看来他们是要将我们烤着吃了,也真够狠的!”

林渺冷冷一笑道:“他们会很失望的!”

坚覃不由得精神一振,问道:“你有办法?”

林渺吸了口气,道:“让我试试,你把那窗子边的地板掀开一些,露出铁板。”

坚覃微惑,便却立刻照做,一掌重击而下,那地面的木板尽数裂开,裸露出散出炽热气息的铁板,看来周传雄在楼下真的架起了一个极大的火炉,抑或是好几个,想以炽热将他们烤死于其中。

“好毒的诡计!”坚覃的额角微显出汗珠,有些忿然地道。